

清泉集

姜 德 明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I267/191

DE86/2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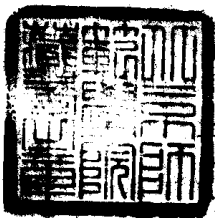
清泉集

姜 德 明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74470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874470

装 帧：曹辛之
插 图：王小蕙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清 泉 集

姜 德 明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（上海绍兴路74号）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南翔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6 插页 6 字数 83,000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3,700册

书号：10078·3327 定价：0.57 元

序

萧 乾

人们往往称刊物的编辑为“园丁”。多年来，我对这一称号有所保留。顾名思义，园丁只是浇水、移栽，管理园子的人——就刊物而言，也就是组稿和编排；而我认为一个刊物编辑同时也应是一朵花，他也要从事创作。这是咱们“五四”以来的光荣传统之一。你只消从《语丝》、《小说月报》数过来，老一辈的作家都曾编过刊物。有些事情，分工越细越严格越好，编者与作者之间，分不得。

我当过多年的刊物编辑，又以作者身份同不少编辑们打过交道。我不大愿意接近那种

“纯”编辑。他兴冲冲地走进来，要求提的倒是很明确：要什么文章，哪天截稿，——而且日子往往尽量往前提。交代完毕，就等被组稿的人作出承诺。五十年代还有些出版社的编辑，他们提了只皮包，里头放的是合同及钞票。合同一签，定金一付，就算成交了。我们之间纯粹是供货者与定货者的关系。任务是完成了，但这种往来仅仅是“交易”而已。

一位同时从事着写作的编辑则不然。他是同行，是知音。他对文艺界有许多观察，脑子里对写作装着许多问题。这样一位编辑的来访，有如吹进一阵清风。从五十年代中期，我同姜德明同志就建立起这么一种“知音关系”。难得的是，这种关系丝毫没因为后来我的遭际而有所改变。正象范用同志那样，在我对我自己已经失去了信心的日子里，他不断地给我打气，要我勇敢地直起身来。

除了《篱下集》，我的书没请旁人写过序，我生平也不曾替人写过。这次破了例，而且是在病榻上写这篇小文，用意主要在于提倡打破编辑与作者之间的畛域，提倡编辑一定要动手写文章，反对那种“纯”编辑。

从风格来说，我与《清泉集》的作者也许有些共同之处。有些作家笔势纵放，天马行空，文章以奇胜。他们写大题材，尖端题材。下笔时，追求戏剧性场面，因而动人心魄。这种写法当然好，这种文章当然需要。但是从三十年代起，我自己就是个科班出身的学徒。我只想写平凡的事情和人物，尽量一笔不苟地记录下来。行文不追求气势，却着眼在细节上，只希望能把生活景象较忠实地反映出来。我觉得这也是姜德明同志的写作倾向。

在一个意义上，文学作品应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史的佐证、附录或插图。从水鬼阿四、吉祥戏院的傅世钧、老北京的水霸到电车售票员的由原告变为被告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变迁。对于生活，有几种比法。以前闭关自守，不同外国比，成天“大好形势”，那是自欺欺人。倘若无视过去，一味同先进国家比，那也是走了极端，到头来只会比得垂头丧气。倒是在“开放了”的今天，我们应当不忘记过去。十年的损失要追补，但千万头颅换来的变迁，我们还不可低估，不可忘记。

记得周总理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讲话

中，曾号召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文艺作品加以整理研究，“不可妄自菲薄”。会后确曾略有动静，但很快就为一股更强有力的风吹散了。今天，许多热心文艺的青年对于三十年代的作家，除了个别例外，几乎毫无所知。《清泉集》的作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。例如，他多年来从侧面来研究鲁迅与钱玄同、郁达夫、萧红等人的关系，从而加深了我们对那个时期文艺运动的了解。这个集子虽然是个散文集，不着重于研究，他还是以生动的文笔，为我们勾勒出顾颉刚、孙伏园以至石评梅女士的侧影。他介绍了杨朔同志的绝笔之作，并在《奔天桥》一文中，具体地描述了老舍的创作方法。

祝愿《清泉集》能在专职编辑中间，起个带头作用；要做个好编辑，你也得动手写作。

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日于北京友谊医院。

· 目 录 ·

序.....萧 乾

美哉西湖1

绍兴所感.....12

上妙峰山.....18

旅舍纪事.....29

琉璃厂寻梦记.....37

宝剑·青春·墓碑.....48

访花记.....55

奔天桥.....63

阿英小记.....7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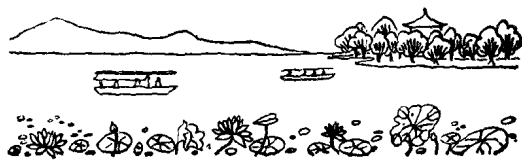
杨朔二章.....83

暖流.....96

别矣，川岛先生.....99

因茅盾同志逝世而想起的 ...105

为了鲁迅的书	113
梨花，雪白的梨花	121
说书人	129
清泉流向千万家	136
车上春秋	147
剧场烟云	158
“水鬼”阿四	170
沉静的人	177
后记	183



美哉西湖

一

我又来到了西湖边。

不见西湖向往它，见到西湖就眷恋它，可是到头来又说不清它到底怎样吸引了我。总之，每次来到西子湖畔，许多纷繁的思绪时常萦绕我的心头。

远望苏堤、白堤，我便想象着当年作杭州太守的苏东坡和白居易，怎样顶着烈日在督工修建西湖，不正是他们的规划和民工们的汗水才创造了西湖的美吗！应该感谢那些别具慧眼的民间歌手和诗人们，他们帮助了我们去领略西湖的美。

我站在湖畔，望着平静的湖水，默诵着还能记得的那些诗句……历史上有那么多人吟咏、留恋过西湖，我很理解白居易写的“未能抛得杭州去，一半勾留是此湖”。可是，逢到这种时候，我的耳边又响起另外的声音。那声音苍劲而有力，好似深谷里发出的回音那样幽远而神秘，并且不断地在重复着：“西湖是应该填掉的！”

接着，我又听到那苍老的声音发出憎恶“西湖十景”的诅咒，以及他“幸灾乐祸”地盼望雷峰塔早日倒掉：“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，心里就不舒服。仍然希望它倒掉。”待十景之一的“雷峰夕照”果然在西湖上消失的时候，那老人又发出畅快的欢笑：“他居然倒掉了，则普天下的人民，其欣喜为何如？”这声音发自伟大的鲁迅。这同古今来诗人们的吟唱有多么不同，多么不谐调啊！

鲁迅先生一向是厌恶西湖的。他对西湖绝不置一句赞美之词。我原来想：这当然是先生作文时的借题发挥，不能那么认真的。但是，鲁迅先生的老同学、老朋友许寿裳说：“在杭州一年之间，游湖只有一次，还是因为我的邀请而去的。他（指鲁迅）对于西湖的风景，并没有多大的兴趣。”（见许著《亡友鲁迅印象记》）郁达夫也

说：“说起杭州，鲁迅绝端的厌恶……”（见郁著《回忆鲁迅》）看来，鲁迅先生确实不喜爱西湖。

我沿湖信步走去，想着这些事情。鲁迅先生希望雷峰塔早日倒掉，当然是因为塔底下镇压着善良的白娘子，他把雷峰塔比作了封建专制势力的象征；鲁迅又绝端厌恶杭州，那是因为后来通缉“堕落文人”鲁迅的密令便是从杭州的省党部提出的。西湖还在国民党的淫威之下，所以，他又劝阻过郁达夫不要在西湖边上筑巢安家，还是投入斗争的激流中为好……于是，我思想的风车又旋转到：雷峰塔的旧址在哪座山上？白娘子是在什么地方碰到许仙并向他借伞的？李慧娘又在什么地方窄遇裴生，并脱口而出地喊出了内心的仰慕之语“美哉少年”？我甚至想知道郁达夫的“风雨茅庐”旧址何在，还要探察张苍水的墓，当然也想去拜谒岳飞的坟……总之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不知道是西湖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我呢，还是有关西湖的这些故事、传说给我的印象更深。当然骚人墨客们也给西湖平添了一些人为的粗俗不堪的东西。那是另外一回事。但是也可以这样说，如果西湖没有这些丰富的历史、文化、戏曲、神话等故实让我联想，我也许

会怀疑西湖是不是能那么迷人，那么令人神往？

正因为如此，我真不明白那些讲求“卫生”的豪杰们，为什么非要把西湖边上的名胜古迹一扫而光不可？而且不以破坏古迹为可耻反以为骄傲？“四人帮”一伙横扫了岳坟，其实是把被人民万世唾骂的秦桧的跪像也给“保护”起来了。难道我们不应该教育后代谴责那些害虫吗？他们哪里是破“四旧”，不，他们在蹂躏人民心中对于一切美好、善良、正义事物的向往，他们破坏了西湖的美。

二

我第一次看到西湖，是在银幕上。那时由大人们带着我去看了一部电影，名叫《船家女》，故事发生在西湖，外景是在西湖实地拍的。我只记得银幕上的西湖很美，演船家姑娘的演员也很漂亮，但是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山水风光，而是在湖边的流氓、恶少、警察，他们都欺侮那船家女，还毒打她的父亲——一个老船工。记得家里人是专门看西湖实景去的，因为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嘛。然而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，弄

不懂随便打人的地方为什么还是“天堂”。

待我真的看到西湖的时候，已是杭州解放多年，西湖早已回到人民的怀抱里了。五十年代初，在一个细雨霏霏的春天里，我来到了西湖。人们说雨中看西湖最能显示它的魅力，我庆幸赶上了这么一个富于诗意的天气。时近黄昏，湖上的游人已经稀少了，我漫步在“花港观鱼”附近的湖边，雨丝轻轻地飘在我的头发上，飘在我的面颊上，我只感到轻柔的舒适、凉爽。柳树枝上洒下来的雨点打在我的双肩上，啪啪地发出有节奏的声响，四周静极了。我凝望着雨水怎样打破了湖面的平静，点点滴滴地在湖面上织成一个个小小的水泡和圆圈……忽然，从我身后划来一条小船，一位身穿青布衣，头戴斗笠，手摇双桨的大嫂在招呼我：“同志，游湖吗？”

我看那木船很旧了，又因为天正下雨，她把船上的靠垫都收了起来，显得那木船更加简陋。然而，我还是买舟登船，想在雨中畅游西湖了。船向湖心荡去，雨亦越下越紧。说真的，当时我拼命在领略雨中西湖的别样景色，但是烟雨遮住了青山，我连山的影子也找不到了。此时只

能看到木船划破湖水的波纹，耳边只能听到船家大嫂吃力地摇桨时发出的“吱呀，吱呀”的声音。

桨声渐渐地轻缓下来，船家大嫂用商量的口气同我说：“同志，天晚了，三潭印月那儿没有什么人了，我送您到对岸的湖滨吧。我……我还要赶回家去给婆婆做饭……”大嫂这么一说，把我的游兴也扫尽了。我想，她既然要赶着回去给老人做饭，也许还要照应孩子吧……我怎么好勉强她呢？虽然付钱之前，她说好了要送我到湖心去看三潭印月的。

桨声又急促起来了，我发现船家大嫂完全是一副朴实的劳动妇女的模样。船家生涯把她的双臂锻炼得粗壮有力，面庞却被湖上的风雨吹打得粗糙了。我想起童年时看过的那部《船家女》，莫非这位大嫂从姑娘时代便在湖上摇桨求生了吗？我真为她庆幸，因为今天湖上再也没有恶少和欺侮人的警察了。可惜，我们没有交谈下去，只是快到湖滨码头时，她才抱歉似地跟我讲了几句家常。她的家里果然还有两个小孩，丈夫是一位建筑工人，病了一年多了。看得出，她讲话时的神情显得非常疲倦。

是的，我兴致勃勃地第一次来访问西湖，就这样平淡的结束了。我至今也说不清楚是西湖的自然风光给我的印象深呢，还是船家大嫂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。西湖本来是美的，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影响和我当时的心境，我没有能够真正领略西湖的美。一想起这次游湖，我便会想到：船家大嫂匆忙地把木船交给值班的人以后，便得上街去买米，然后是劈柴烧饭，又给孩子喂奶，给丈夫煎药……船家大嫂吃力地摇桨的影子，把我心向往之的湖光山色的幻影全都冲淡了。游湖是要有好心情的，如果一个人连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，山水再美，他也是无心领略的。

三

今年夏天，我又来到西湖边。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，我又泛舟西湖了。木船是崭新的，椅垫是雪白的，木桨已换上了发动机。船家姑娘是一位刚出学校不久的知识青年。她梳着两条短辫儿，头上戴着一顶花边草帽，动作是那么灵巧。机器发动以后，她便安闲地坐在船尾读一

本很厚的书。我特意看了一下，那是旧版的巴金的《家》。她看书时是那么入神，那么忘情地丢开了一切。我不知道她正看到什么地方，也许刚看到可怜的鸣凤，在深夜里去敲觉慧的窗子；或许看到觉新正同临产的妻子瑞珏生离死别……否则，她那长长的睫毛为什么老是一闪闪地那样激动呢？

我贪婪地欣赏着艳阳下的金色的西湖，同时我又要为新一代的船家姑娘而庆贺了。我想到三十年代的《船家女》，想到五十年代初我在湖上遇到的那位疲倦异常的船家大嫂，我真想告诉面前的这位七十年代的船家姑娘，她可知道前两代船家女的命运？但是，我又不忍心打断她此刻对书中人物的一片倾心。望着她的身影，我忘记了欣赏湖上风光。我想，这姑娘一定有一个温暖而幸福的家，当她下班以后回到家里，也许妈妈早已经为她准备好晚饭。饭后，她又该拿起书本去听业余电视大学的英文课了。西湖是美的，生活不是更加美好吗？只有当人民的生活美好起来的时候，湖光山色才有了它的生命，西湖也才能向人们展示它全部的美。